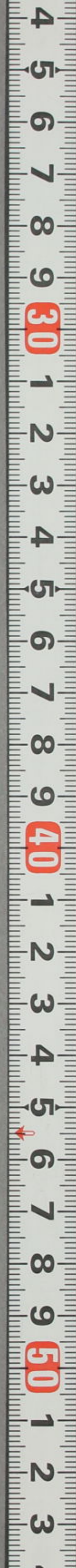




小學句讀集疏

稽古

五



門仁13
號2808
卷11-6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五

益軒貝原先生鑒定

竹田定直編次

稽古第四註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也凡四十

七章疏

稽古二字出堯典又微子之命曰稽古崇德象賢又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註證前篇立教

明倫敬身之言章句曰三者有所徵於古而非妄也○觀濶三宅氏曰考古人已行之迹以徵之者正欲使後世學者有所興起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註

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

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每

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人知仁義不

疏滕文公

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

引曰言必稱堯舜者每言堯舜盡性之事以實之見人皆可以為堯舜也

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此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註其指孟子也朱子曰法者人倫而已鄉人鄉里之常人

離婁下○章句曰法人倫之法則也○合璧曰大舜能盡人倫之至為法則於天下○朱子曰我猶未免為鄉

人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

抵往行實前言遠此篇使讀者有

所興起註

證也興起謂感動奮發而為善也○**疏**益軒先生曰往

行即上註所謂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也前言即立教明倫敬身三篇所載之言也○許氏曰載三代時聖

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

註任音摯

音至中音仲○太尊稱任姓文王周國之君摯國名中女次女王季文王之父

疏列女傳○海虞王故國人尊稱為太任也○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

妃字彙嬪御之貴次於后者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

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

任為能胎教

註

娠音身教音傲○端正純一誠實莊肅性

命曰宗太任性行既美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無不照聖無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識百後為周家始受命之君也

此撫太任之行以實首篇胎教之言後皆放此

疏海虞吳然或詳或略未必盡同讀者宜求其大意焉

○太任天性備此四德故見於躬行者皆本於德性之自然衷者曰一數之始百數之終教一識百所謂即始而見

終也。不必拘定。一件百件。○本註曰。宗謂有德有功。爲百世不遷之廟。○章句曰。此一。章稽古之胎教也。○合璧曰。此言太任之行端。一誠莊實。堪爲母儀。天下以實首端胎教之言。○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註。少去聲。賈音古。街音炫。○軻

埋葬事。坐而賣曰賈。行而賣曰街。徙。遷也。俎豆。禮器。揖讓進退。禮容也。○疏。列女傳。○踴躍。章送葬者。以足踏地。踴躍而哭。○俎豆。禮記祭器註。俎以盛牲體者。毛莢曰木。曰豆。豆薦菹醢。○哀旨曰。孟母三遷。即擇里而居之意。夫子曰。里仁爲美。云云。所居三變而嬉戲凡三。變中人之性當作何如。孟子幼時問

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註。啖音談。○啖食也。欲啖汝。戲答之也。適猶方也。欺。誑也。信實也。買肉食之。以見前言之非誑。○疏。猪家猪也。不

適有知而欺之。合璧曰。今吾子方有知。覺而我以虛言欺誑之。○曲禮曰。幼子常視勿誑。○哀旨曰。此孟母所以端蒙養也。當適有知。正天理人欲之介。聖狂皆由是分。途君子可不慎與。孟母不以欺誑之便。以聖賢望軻。大卒成大儒也。母教之功大矣。○章句曰。母教孟子以禮。以信。有養正聖功之意。○定直按。東萊呂氏云。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爲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卻成兩誑。大抵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蓋孟母之心。一出於正。假是過舉。亦是仁者之過。不是小人文過之比。矣。東萊論孟母不可謂以過刻也。然其言亦可謂正大矣。故竊謂教子者。不可無孟母之心。而又

小學集疏 卷之五 替古

不可不知東萊之論也柳子厚亦嘗於桐葉封弟辨之既長就學遂成大儒註長上聲

趙氏曰孟子夙喪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疏饒氏

之孫子思通五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曰此以上二條是母教以下二條是父教以三母教於幼時

故先言母父教於長成之時故後言父章句曰此一章

明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及幼子常示母誨之意註師孔子之孫子思定直按句讀蓋據列女傳而言史記

曰孟軻驕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朱子曰索隱云王劭

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

業於子思未知是否後儒又謂師子思固非而受業其門

人亦非也見焦氏筆乘群談採餘等書命世孟子公孫

丑下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

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註鯉孔子之

朱子曰事理通達而疏論語李氏○圖解曰庭堂前之地

心氣和平故能言又曰所尊在上過之必趨又曰詩

是詩經學詩學禮乎問其嘗得乎與否非至是始訓以詩

禮又曰未也言其未得非必全然不學註事理通達而

心氣和平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

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

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註朱

曰品節詳明而德疏註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輔氏曰禮有

性堅定故能立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

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懣故

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事莫之不惑德性堅

定則固守而物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蒙引曰禮三千

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

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邵與平聲○

朱子曰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

疏

論語陽貨直解曰昔周文王與其后妃俱有聖德修

行以東由是風化自北而南遠被于江漢之域故詩人咏歌其事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于南國者也召南之詩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魚說汝嘗學夫子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召南兩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于倫日用最爲切要學者須把這兩篇詩誦誦玩味身體力行乃爲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齊矣安望其能經邦而濟世化民而移俗哉譬如正對著牆面站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礙障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況其遠者乎甚哉二南之切于人不可以不學也○翼註曰爲字不止口耳誦習便會於心體於身猶正牆面而立馬氏曰如向牆而立○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存疑曰正牆面立正面對牆而立也曰正牆面倒用耳○章句曰

此章明興詩立禮之意○註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講述曰一物無所見言知有所蔽一步不可行言行有所礙

右立教

凡四章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註

羈音銀

曰虞氏舜名也舜父號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嚚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能克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

疏

書堯典○烝烝正義曰進之於善○曾鞏曰烝如烝之

烝之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者有重灌之意○又曰烝烝如烝之炊物蒸蒸之工間斷不能熟物火已不歇則自然烝以至於熟○定直按正義及曾呂並以烝烝屬舜說與句讀異○益軒先生曰進進自治此瞽瞍之事實舜之

德使之然也○書經講義曰舜處頑嚚之間非可以諫爭
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諭父母于道加之傲弟又豈可
以聲音笑貌得其歡心但舜業業日致其孝故彼蒸蒸而
漸化于善至誠充積之效也○朱子曰父子有親有相愛
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
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
厚感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不
格姦○註心不至為嚚出左氏傳公二十四年傳

萬章

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
也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

哉註

號平聲旻音民共音恭○萬章孟子弟子朱子曰舜

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
天呼天而泣也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
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疏
萬章上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集註曰事見虞書大禹謨
○史記曰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叟盲

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又曰窮蟬父曰帝顓頊○史記屈原傳夫天者人之始
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怨慕蒙引
曰怨者怨已之不得乎親也二字相因連○存疑曰怨是
怨已慕是慕親故曰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之怨已之
不得乎親者已之不得乎親必已有罪以致之是以是自怨
也所謂父母之不是我愛於我何哉是也思慕是思慕乎親
必欲得之不是思慕欲得親此有分辨不可錯看了○姚
承菴曰大舜一生孝心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慕言乎心
之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大舜之怨由慕生也○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
言○存疑曰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
之不我愛必是子職有未盡不如此物奚宜至哉此其怨
慕之意也○翼註曰我竭力耕田不過供為子職之常而
已此外未盡道者甚多父母之不我愛必我有罪以致之
但不識我罪伊何故呼天欲啓予衷耳使自謂我只顧竭
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吾事畢矣若夫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亦且奈之何哉此正是惘然而無愁孝子之心不若是

也○定直接翼註最為親切，但不過常職，及此外等語，似贅蓋我竭力二句，只是自述欲為孝之事實，而已存疑較平穩。○集註曰：舜惟恐不順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袁吉曰：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獨不我愛耳。故曰：我竭力，曰：子我何哉？都從我上尋討，正見孝子之心。○直解曰：惟其責己之誠，敬親之至，所以終能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也。○註：仁覆閔下，謂之昊天。○爾雅釋天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註曰：旻，猶愍，疏曰：案詩傳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又曰：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是閔也。又曰：毛公此傳，當有此文，不知出何書。○自責不知云。○蒙引曰：註自責字，即怨也。

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

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註：為去聲。

朱子曰：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

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移也。與之也。○疏：圖解曰：百官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者，牛羊倉廩是備物，供祭祀奉養者也。○直解曰：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宜何如其樂者？乃惟不

得順於父母之故，其戚戚皇皇，就加窮人無所歸的一般，蓋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畎

畝之中，字彙曰：田中溝廣尺深，曰畎。六畎為一畝。○提綱曰：畎畝之中，四字亦不開畊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

得人情所易動處。○胥天下，蒙引曰：胥，相視也。謂與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與之也。緒言曰：或曰：胥，註云：相視也。

與詩：聿來胥宇，於胥斯原。胥，字義同。又爾雅：胥，皆也。胥，天下而遷之作，一句讀言：堯將舉天下而禪於舜也。或云：始

使正之為君，禪以天下，將胥字遷字分作二事，看割裂句讀，今正之。○如窮人無所歸，胡氏曰：六字譬論最形容得。

註：史記云：五帝本紀之文。○史記註：聚謂村落也。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

為縣，四縣為都。○廣雅曰：聚居。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

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
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
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註好妻並如字○朱子曰孟子
意言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疏益軒先生曰憂
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疏即如窮人無歸
之憂○直解曰孟子承上文說舜起畝畝之中而處富貴
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無歸者何哉蓋親親為
重則視外物為輕見可憂之在此則不見可樂之在彼耳
又曰夫父母未順則天下無可解之憂父母既順則天下
無可加之樂舜之所以怨慕者如此聖人純孝之心非孟
子其孰能知之○圖解曰富貴好色人悅是身外之物父
母却是身所從出者得外物而父母不順其心亦何忍安
然享之乎是以惟順于父母方可以解憂人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孝於大舜
見之矣註少好並去聲○朱子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
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
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疏益軒先生曰借常情以
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疏贊舜明倫篇曾子曰孝
衰於妻子是有妻子則因慕妻子而孝衰也○講述曰人
少一句是指言人之本心下三句皆是移此心以他慕所
謂因物有遷失其本心也終身慕只是本心到老不改人
漸消此時猶慕則終身慕可知○直解曰少年慕父母非
難也惟年至衰老而不異幼冲之日則始終一節所以為
難○衷旨曰慕君之人原不知有君求忠臣必出于孝子
之門豈有不能慕父母而能事君者乎○翼注曰仕則慕

此不過功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為忠又當別論○圖解曰
專心功名而忘愛親○直解曰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便
躁急心熱汲汲求用而此心又溺於功名得失之際○存
疑曰怨慕兩字相因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
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
曰怨慕終只曰慕○示蒙句解云此章於明倫實父子之
親尤至矣蓋大舜初不得父母之愛終由孝誠之感應得
瞽瞍底豫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大孝之至莫踰於大舜矣○註艾美好也集註
曰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楚詞見九歌大司
命戰國策見趙孝成王篇○非聖人之盡性云云雙峰饒
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孝弟忠便十分忠皆盡性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
親之謂也孝子愛日註楊子名雄西漢人自知不足者舜
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懼後日
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
疏法言至孝篇○定直嘗
聞諸益軒先生曰楊子

自知不足一句說盡大舜至孝之心可謂至言陽明所謂
舜是大不孝人瞽瞍是大慈愛人亦此意故自以為不孝
者纔是孝子然未足以為至孝及必以為大不孝即大孝
○司馬氏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
養親惟日不足○定直按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
公換黃山谷詩曰人生有緣親白頭何能一日無甘饌皆
是愛日之意○章句曰此言舜處人倫之變卒能順於父
母而其心猶不自足乃孝之大故以為首而起下數節之
意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註朝音朝衣
樹莫音暮○國君之適子曰世子疏文王世子篇○疏意
內庭之小臣曰內豎御直日者
言○孔氏曰子朝父母每日唯二名故內則云命士以上昧
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名皆曰朝以其禮同

也此是聖人之法○長樂陳氏曰文王之爲世子聖人之
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三
中之禮文王日三過之也或王季爲殷諸侯文王爲世子殷
禮則然歟○示蒙句解曰子朝父母晨昏二時不可闕固
矣然孝奉不限以禮制文王三朝非過也○參補曰曰朝
於王季日三便知是親見王季矣下文只解日三故不言
及親見蓋方至寢門外即問內豎非止於門外而不入寢
也○註國君之適子曰世子方氏曰自諸侯以上之適子
然後謂之世子以其得世國故也○內庭之小臣曰內豎
本註曰內豎小臣掌通內外之命○曲禮全經曰內豎內
庭給使令之小臣也○御直日者疏意曰內豎內庭之小
臣然非一人故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
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
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註
音履

理上上聲○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
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節也復初其憂解也在察也進食
則察視寒煖之節如飯宜溫羹宜熟之類食畢而徹則問
所食之多寡未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疏示蒙句解曰節者起居飲食常節也不安者有疾不能
順常節也○劉氏曰心有所懼則色形其憂急待其親
則履不能正○曲禮全經曰憂在無暇正容於外也○章
句曰復膳飲食如常也○孔氏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
畢徹膳而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
文王又命戒膳宰云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
前進之物而有所再進○本註曰勿有所再進爲其失節
臭味惡也○參曰此節至復初分上是問疾之禮下是視
膳之禮復初以前是前節問安中抽出來的○註在察也
方氏曰在有察意在之爲察猶存之爲省也○定直按如
在璿璣玉衡亦作察視之意○飯宜溫云云禮記內則曰
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原
再也饒氏曰易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
筮原字皆訓再

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註

說音脫養去聲飯音反○武王文王之子也

疏

莊氏曰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脫今為親疾跬步不離

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

方氏說同○合璧曰文王有疾減食武王心憂亦減食文

王病愈加食武王憂解亦加食○定直按一飯再飯有二

解一解鄭註曰欲知氣力歲藥所勝本註取之長樂劉氏

云以一己解其親之食力也此亦與鄭註同意若莊氏及合

璧又一解二解宜兼用而莊氏較穩○又按文王世子本

文此節上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二句長樂劉氏

云文王所行世子事王季之禮武王之為太子也循而行

之不敢有加焉蓋聖人之所行莫非盡其性也長樂陳氏

云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

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章句曰此一章○孔子

明昏定晨省飲食忠養父母有疾行不翔之意○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志者也○志者事之未成者也繼則續而成○疏中庸十九

章○孝止于一身一家而未必達于天下惟是武王周公不

自己能盡孝親的道理又能推以及人之親禮制大備使

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通天下的人人都稱他孝而無有

間然者豈不謂之達孝矣乎○講述曰自心所欲為而言

曰志自事所當為而言曰事志則意慮相承故曰繼事則

推行有迹故曰述善字重變通講先人未為此事亦未有

此志吾隨其時度其分酌其理使先人而在今日其所志

所事不過如此便是善繼善述武周續緒制禮皆先人志

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註

朱子曰踐猶

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

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疏

存疑曰踐其位主祭助祭之人皆踐其位也然此位即先王之位不專是周公設的位也是周公繼先王設此位也行其禮即祭時所行之禮然此即先王之禮不專是周公制的禮也是周公繼先王而制此禮也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也然即先王之樂不專是周公作的樂也是周公繼先王而作此樂也自常情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固有是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為文王雖未必有是意然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也周公但體其意思而制作之爾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講述曰位是主祭助祭等入自群公至百執事站立位次禮是祭中行的享獻儀文樂是祭中作的聲歌舞列這位與禮樂皆先王祭祀所必有者武周主祭天子助祭辟公與侯位不同禮用九獻與六獻不同樂用八佾與六佾不同然使先王而在今日其位之所設禮之所行樂之所奏當亦如是所踐的即先王之位所行的即先王之禮所奏的即先王之樂此就是善繼善述○說約曰章句其指先王也是指文王若太王王季在所尊尊字內

不在先王內○張爾公曰事死事亡二句不必分居喪葬祭此二句緊承踐其位五句即指祭而言○翼註曰至孝即達孝也盡于已則至通于天下則達也○淮南子章句曰此一章明父沒觀其行及祭祀之意○淮南子

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莫勝

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

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註行去聲勝音升奉音捧屬音竹○淮南子漢淮

南王劉安也奉持執物以進也

疏汎論訓○淮南王安見

能子能盡子道也餘見明倫○書列傳十四高帝十一年封少子長淮南王文帝六年廢十六年子安紹封安為人好書共賓客方士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其衆○益軒先生曰此章與明倫孝子之有深愛章可參看○海虞吳氏曰行無專制謂所行必稟命而後行也事無由己謂凡事不敢專使身若不勝衣持身之謹如怯懦○禮弓下曰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註中身也

退柔貌正義曰似不勝衣言容貌之卑退也○益軒先生曰若不勝衣言其立容怯懦卑退此形容之辭新序曰趙武之為人也不如不勝衣晏子六卷晏子請見景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若不出口海虞吳氏曰出言常謹慎也○明倫註曰洞洞質殼貌屬屬專一貌如將不勝明倫註恐不能當其重滿而且將覆墜○衷甫曰慕親形狀儼然一幅孝子圖○章句曰此一章明孝子如執玉奉盃之意○京兆李氏曰前七章論四聖人之孝三聖人之孝有有時而不憂若舜之於親則無時而不憂也觀舜之憂然後知文王武王周公之無憂觀文王武王周公之無憂而後知舜之大孝雖然四聖人者所處之地不同而其心未始不同假使易所居之地則其所為之迹亦皆然矣○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註

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疏離婁上○蒙引曰必請所與見在盤而不忍傷之也○疏散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竈厨未出者也○定直按必曰有者必備而待焉不是誣其所無而姑曰有也○本註曰養志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衷甫曰單舉將徹應對見古人一飲一食尚然體貼親志則其餘無苟言無苟動不必言矣○蒙引曰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註朱子大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疏可作極至說亦不可作僅可說只當如曾子之養志不○疏可作極至說亦不可作僅可說只是平平評斷說得尤好故集註曰當如曾子不可如曾元程子又發明餘意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

之事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此言最親切故集註亦取之王觀濤曰程註論可字意精然入孟子口氣不得須融會○章句曰此一章復明飲食忠養及孝子養老不違其志之意○緒言云本文若字只貼曾子身上說勉人意在言外上文若曾子若字就曾子身上說非謂人若曾子也則末節若字亦當與上句一樣看集註亦不是以當如如字訓本文若字註此二句在本文之外本文云惟曾子之事親為可則是言人當如曾子之養志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

間去聲○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

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疏論語先進胡氏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間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

異詞也○翼註曰舊說云父母兄弟猶有私也人不間則公矣看來不然考之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而終致克諧故父母兄弟稱之而人亦稱之不必說父母兄弟猶有私○定直按人不間其父母昆弟之言者註所謂積於中而著於外也蓋如外人所傳聞宜不如家人所親見而其稱之猶家人之言而不間則其實積於中可知不必以公私論翼註說得尤好大蒙引等溺愛蔽私之說未妥朱註亦無此意○又按此章諸說紛紛然胡註確不可易及見緒言註意尤明白緒言云閔子未感格後母之先父母兄弟不稱其孝外人亦無緣稱其孝也必既感格後母之後父母兄弟稱其孝而後人稱之謂其能感後母如此此事理之顯然易見者胡註何可易邪古之處變莫如愛然考之于書烝烝乂不格姦瞽瞍允若而後四岳薦之可見亦是父母先稱其孝而後人稱之也此說明確不可易○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兒啼弄雖於親側欲親

之喜註

著音酌。攔音蘭。跌音迭。仆音付。○老萊子楚人五

父。母見子之老而生悲。感故為是以樂其心也。疏前漢書註與孔子同時。斑攔

小兒之服色。○字彙云。雜色曰斑。斑攔色不純又文貌。○

衷。旨曰七十作嬰兒戲狀。真是孩提愛親真實。念頭大孝

終身慕父母。予於老萊子見之。○或疑老萊子之行近欺

詐。不可法。與定直謂此至誠真實無一毫之虛偽矣。苟無

老萊子之心則欲假裝亦不得故其所當法者其心耳。苟

無老萊子之心而強為之則偽也不能為親之喜矣。○章

句曰此一章明嚴威儼恪非。○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

有憂色何也註

名曾子弟子。樂正姓子春。疏禮記祭義大戴

而不出故門人問之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

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

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

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

今予忘孝之道予是有憂色也註

頃欽永切。○大猶貴

足為步方氏曰不虧其體者所以全其德。疏善如爾之問海虞吳

全其形不辱其身者所以全其德。疏氏曰重言之者亟稱

之以美其問。○天之至為大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

無人為大者生養乎天地之間者人道最為大孝經言天

地之性人為貴泰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

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衷旨曰天以陰陽五

行化生萬物地以水土五穀恩育萬物惟人得五行之秀

圓頭方趾備仁義禮智之德三綱五常之道於萬物之中

惟獨貴耳。○天之至全矣馬氏曰天生生者也故曰天之

以不虧其體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於身曾子有疾
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矣夫小子言
得全而歸之也今夫以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則不思
甚耳○定直按樂正子自天地說起者先言此身之爲大
而其重係父母所生猶孝經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
莫大於孝○益軒先生曰全而歸之承上文全而生之而
說是若歸之父母一般方氏說謂歸於土者恐非也○朱
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
以爲父母者也父母生我也四支百體無一不全必能全
其身之形斯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
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曲禮全
經曰父母全而生之非獨全其形也以生時天命所具之理全於身
全而歸之非獨全其形也以生時天命所具之理全於身
而還於天地故謂之復命乃爲全德之人○觀瀾宅氏
曰不虧體不辱身並以全身全體髮膚之所受而言益可以
見其親切意味方氏之說太費分疏意却索然○定直按
觀瀾說極穩妥宜從但諸家分貼形性者雖似疎鑿亦自
無妨然此意只於本文言外員融更佳○註一舉足爲頃

本註曰頃當爲跬○孔氏曰頃
跬也○章句曰頃跬古字同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

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
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
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註道大路也徑小路也游浮

由徑由舟而不由水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歷於危路
故也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忿言不
反則不辱身疏方氏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
不羞親也

念其親於語默之間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
游危故舟而不游○合璧曰出行之際當從大道之安而
不由徑路之險度水之際當從舟楫之安而不游波浪之
危○孔氏曰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
患乘舟則安浮水則危故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身體而
行歷危患處也○延平周氏曰周官之法禁徑踰者禁川

游者而此則曰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是以知周公之法不特有意於防微而又有以教人之孝也○講義曰不徑不游雖若非難者亦曰克此心以往則此所以求全其身者詎止不徑不游乎昔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惡言不出於口云云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程子言箴曰出悖來違○衷旨曰一舉足一出言俱是極易受虧辱處於此不虧辱可知樂正子此言真有得於戰兢臨履之訓○章句曰此一章明不登高臨深苟訾苟笑之意

伯俞有過其母答之泣其母曰他日答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答常痛今母之力

不能使痛是以泣註伯俞姓韓名俞得罪謂他日得疏說

建本篇○益軒先生曰是母之所不說非真過○衷旨曰伯俞之泣即一則以懼之意○記曰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

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註見音現○故曰以下劉向疏海虞吳

者心服已罪而外有可憐之色使親見而生憫也中者內無怨心而外無忿容○示蒙句解云痛答已伏其罪則親必哀憐之然不是有意求哀憐此上等也伯俞之孝當此○章句曰此一章明父母惡之懼而無怨之意○公

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

不學何也註公明姓宣名疏說苑反質篇○益軒先生曰

所嫁婦人之父也又論語且而與其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從辟人之士也云云朱註而汝也字彙引左傳曰余而

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解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

乎註

謂朝音潮叱尺栗切咤丑亞切說音悅懈音戒○夫子

朝庭外庭也不毀傷謂不毀傷其下讀書學文之疏曰叱事孝敬慈力行之事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咤怒詈之聲雖犬馬賤類亦未嘗及言謹慎之至也○章句曰不毀傷主於愛人也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耶○章句曰曾子之學步步是實故公明宣學之亦惟力行爲先而曾子疑其久不讀書也又曰此一章明居處不莊非孝一章之意○觀闢三宅氏曰此章叱咤不至犬馬者可以徵愛親敬親之實而應賓客以恭儉臨下而不毀傷者可以徵愛親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實章句說誤○定直按三宅氏說似切而雲鳳亦未必不通然恐俱涉於牽合凡此章所言只是貴於力行之意而三者孝敬慈耳

句讀得穩妥必作孝一邊說者以此章在小學列事實父子條內也元非本文之正意但章首一句愛敬於親之事而全章先行後文者亦爲弟子之當然則此章自該收入父子條內凡此篇及善行言實前言者不必要屑屑作某條實其條章句間有未免牽合者○熊氏曰公明宣學曾子不專讀書可謂知爲學之本矣然不讀書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雖勉強以篤行安能無過差哉○定直按公明宣學曾子以人倫日用爲要可見古人之學不在語帖括之間而其教之者亦固本於躬行實踐曾子教公明宣以其不讀書爲疑可見古人之教亦以讀書爲先而其學之者亦固非以民人社稷爲學○觀闢三宅氏曰此章可見曾子之學專在躬行孝道而公明宣所學能得其要而莫或也若夫讀書則特餘力所及以爲躬行之資耳何以先之而爲此小學所採之正意而幼學之所當希慕也熊氏剽論語註妄爲穿鑿不足取也○定直按三宅氏說切當可謂得旨然貴讀書之意亦不可不知也○註中庭檀弓小註中庭在寢之外○朝庭外庭也言非君朝也

少連大連善居喪

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註

少去聲解

音懈期音基○此孔子之言三日親始死時也怠惰也不急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三月親未葬時也解倦也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期周一年也悲哀如朝夕哭之類憂謂憂戚憔悴二子居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孔子稱疏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而表之疏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論語謂柳下惠少連可與下惠為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註親始死時也言死後三日未殯之間○水漿不入口見問喪又檀弓上曰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於口者三日○三月親未葬時也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解倦也章句曰厭倦也○哀至則哭嘉言註已葬之後三日○高虞已虞之後遇剛日卒哭自是哀至不哭猶朝夕哭○高

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註

見音現○子臯孔子弟子名柴○疏檀弓上又家語○子臯無聲出涕曰泣血見齒笑也○史記作子羔論語亦同

○本註曰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孔氏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而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也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不見齒既云泣血三年得今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發聲始涕出樂至為大笑也○定直按孔疏以不見齒為微笑而本註亦用之然恐近鑿句讀只云見齒笑也似優○哀者曰哀親之心極其誠切君子為難在他則不能如此可知○參云按儀禮喪服篇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既練惟室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此節所謂泣血指不當哭時而言未嘗見齒亦謂練外○方氏曰經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為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顏丁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為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

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註

顏丁魯人皇皇猶彷徨求謂求其親

望也待其反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也疏檀弓下○方
心無所依望言形無所跂此淺深之別也其反而息言
葬反而亡于是為其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
同義言其極而不可加故也○章句曰皇皇忙然彷徨之
貌望望瞻望而思也從隨之去也慨感恨意親始死則失
其親矣欲求得其親而不可得故其狀皇皇焉如有所失
而求之弗得也既殯則已與親相去遠矣故如有所從而
不能及也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謂如追之不及無可奈
何暫反而休息以待其來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記者
形容至此可謂善言德行者矣○益軒先生曰如不及其
反而息章句說甚當○疏意曰及既葬而反迎精在途慨
悵焉冀親之反如恐已行之速不及親之反而且止息以
待之也○定直按疏意更似直遂○章句曰此一章明喪
則致其意○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

夫音扶○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
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也○曾子以其所保
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
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
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
虧其行以疏論語泰伯○益軒先生曰此章與前祭義樂
辱其親乎疏正子春之語可參看○蒙引曰疾者病之革
也○朱子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
此心常恐保不得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
直至啓手足之際方得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持而已
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所以
曾子常常恂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新安陳氏
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合璧
曰曾子以守身之孝示門人而傳以戰戰兢兢心法不徒一
足無傷而謂能不虧體以辱親也○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

號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蒙引曰觀集註云曾子平日以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本文云啓予足啓予手又觀夫子嘗語曾子又以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對說可見曾子此章本意只是說保全身體○緒言曰蒙引說好蓋保身工夫亦甚切自有實事如好色以賤生馳騁以殘體縱口腹以致病以及飲酒博奕好勇鬪狠登高臨深一切傷生之事以致疾病夭折皆不孝也○翼註曰有疾是將死時啓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言所以保身小字二字望門人亦保身也保身主孝說○章句曰此一章明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之意孝而至於不虧其體極矣故以終焉○李氏曰已上十七章明父子之親○註曾子以為云云益軒先生曰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臨終如此可謂不違教○范氏曰身體云云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緒言曰可見本文只是說不虧其體然不敢虧其體如此則不敢虧其行可知矣故范氏下一況字乃從本文推言之也○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

苟免之意故又特以○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

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註箕國名

紂之諸父紂商王受也御用也振救也疏史記宋微子世家○已下明君臣

永至箕子深紂為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

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

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

悲故傳之曰箕子操註洪音逸說音悅佯音羊○淫貪慾

類囚拘繫也傳曰囚箕子以為疏箕子操箕子所鼓之琴

奴彰著也佯詐也操琴曲也○風俗通義曰其遇

開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懼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註如嬖姐已云云史記殷本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姐已姐已之言是從又云以酒為池縣肉為林○泰誓下曰囚奴正士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註爭去聲竅苦弔切剗音枯○王子比干亦紂諸父辜罪也何辜言無罪而被虐也疏合璧曰王國子爵比干名也○有七竅合璧曰剗剗也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心上有七竅也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

遂行註屬音竹號平聲○微國名子爵也紂疏曲禮曰為

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

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皆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疏三仁之意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延平李氏曰三人者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而得仁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因奴偶不死耳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

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則皆然○李氏曰愚按小學所載三子先後出史記微子世家與史記殷紀論語孔子所說次序皆不同朱子論語或問以殷紀三子先後近是又謂夫子所說以事難易為先後爾今讀小學者當玩味三子之血誠必欲窮其出處先後當以殷紀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奴為正○觀瀾三宅氏曰三子之去論語集註及或問詳矣特微子者紂之庶兄也其去本以存宗祀而至其所以得去之義則正在臣主義屬之故也若父子則不能也以是觀之小學所取史記之說亦言其一偏爾不可斷以二說為不合○益軒先生曰微子之去所以存宗祀論語集註云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祭祀此固微子本意也然與本文所謂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之意不相合句讀收之者失之章句云此一章明事君以忠之意而微子之去則不可則止者也此說得之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註

音叩

寇○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叩馬當馬之前也兵猶殺也太公呂望也夷齊之諫曰以臣殺君可謂仁乎故太公以為義人疏史記列傳○章句曰叩海虞吳氏曰通作扣扶猶搗也疏說文云牽馬也謂以手牽引武王駕車之馬而諫意欲其回車也扶猶掖也○註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其詳見下○扶猶搗小補韻會尤韻搗手搗也初尤切拘也廣韻或作○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註武王處一時之大權二子疏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守萬世之大經各一義也疏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薇益軒先生曰詩召南草蟲朱傳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本草蒙筌三才圖會說與此同陸機毛詩草木疏薇山菜也葉莖皆似小豆蔓生本草綱目說與此同疑是者○程子遺書不食周粟不食祿耳○標題餓死非飢餓

不食祿而終其身○章句曰此一章明忠臣不事二君之意
註權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柳子厚云權者所以達經者○皇極經世外篇曰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湯武則可也非湯武則篡○蘇氏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夫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可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轢轢至闕而止

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

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註復扶又切蘧音

伸行去聲○衛國名靈公衛君名元闕君門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下者下車以過也公門亦君門式說見敬身路大也君馬曰路馬大之也廣敬推廣其敬也昭昭顯明也冥冥隱暗也忠臣之事君也如事親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豈以人知而信節疏列女傳三下公門軌路馬出禮記曲禮上禮上大路大也君所居曰路寢車馬曰路馬軌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謂小僂也○章句曰至闕而止蓋下車緩行故車聲微而不聞也又曰仁則有德而安臣子之分智則明理而知君臣之義敬於事上則不慢其君豈以闇昧廢禮乎○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章句曰此一章明入公門一節之意○註蘧伯玉衛大夫本註曰伯玉名瑗孔子弟子居衛主其家莊子云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趙襄子殺智

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
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
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註為之

之為去聲匕音比仇音求○襄子名無恤智伯名瑤皆晉大夫飲器或云飲酒之器或云澠溺之器未詳孰是刑人有罪被刑而執役者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塗廁謂以泥塗墻潤廁之牆壁讓之為此謀欲以殺襄子也左右謂襄子之疏戰國策又史記列傳二十六○茅鹿門曰襄子此從者綱目集覽曰索隱曰大宛傳匈奴破月氏以其王頭為飲器韋昭云飲器捍槌也晉灼云虎子屬也按捍槌用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以為澠溺便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澠杯故也正義曰劉氏云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耳按此說恐非羅壁識遺曰按史韻飲音陰顏師古引匈奴傳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為證謂

飲酒器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所宜乎澠便釋蓋似之萬見春亦晉釋○正誤曰漢書匈奴傳云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然則酒器是也若澠便器則不可盛血飲矣○章句曰飲器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是也說苑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殺智伯漆其首為飲器蓋襄子怨智伯以酒灌己之首故以其頭為觴飲酒報之耳○定直按飲器之解紛紛不決姑舉諸說備考而已初非大義所關不必深辨○匕首短劍也集覽曰匕首劉向說苑曰尺八短劍也韻會匕首通俗文云劍屬其頭類匕短而使用又考工記註匕首劍身長三尺重二斤一兩匕所以用取飯音裨

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

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

二心者也註

賴音賴啞倚下切為之為去聲易音易○為賴為啞而行乞欲人不識得以下殺襄子也

識謂識其形容一說謂識其志意在於報仇趙孟即襄子顧猶反也為所欲為謂殺襄子委質猶屈膝也即致身之意

疏

索隱曰漆身為癩減眉去鬚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

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圓機活法曰豫讓吞炭為啞考異曰福州山有出炭炭

音昔似炭土形食之令人聲啞因其炭字與炭字相似以炭作炭誤矣食炭則不為啞○委質章句曰委致其身以

事人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註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服虔註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

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林堯叟註曰質身體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質○觀瀾三宅

氏曰世或有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之語為疑者云如此則讓之節要名于後世爾非出至誠也殊

不知忠槩之餘發為是言益足以見其烈也

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

之註

讓之死舍生取義也真可以愧天

疏史記曰襄子當

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

之果豫讓也襄子嘆曰嗟乎豫子寡人赦子亦足乃使兵

圍之讓請襄子之衣拔劍三躍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

矣遂伏劍而自殺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胡氏曰君

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

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為之報仇其心未可知

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三

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其可謂義士矣然襄子知其

如此而終殺之何○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之

處其母曰女朝去而起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

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註

走去聲女音汝○王孫姓賈名齊大夫閔王名池燕破齊王走莒爲楚人淖齒所殺門家之門閔巷之門

戰

國策又通鑑○標題齊閔王田氏名池宣王辟疆之子

○史

記閔作淖音閔燕樂毅破齊淖王出亡之衛去走

鄒

魯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淖王淖齒遂殺

淖

王於莒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八○合璧曰王孫

賈

之母能以忠節教其子以勤王倚門倚閭而望真能以

母

子至情感激其君臣之大義○定直按王孫賈之母告

賈

先以倚門倚閭之至情母之於子平日所瞻望如此而

今

賈不知王之所在而歸則非我所望其言之痛切令千

姓

賈名孔子時有衛大夫王孫賈者時世各異非一人○

門

閔二十五家一巷之都門也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

亂

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

與

誅淖齒刺而殺之註淖音開袒音但刺音戚○淖姓齒

疏

合璧曰以母之訓乃往治兵於市中○標題曰閔王

求

閔王子立之法章自言乃得立是爲襄王○章句曰與

誅

淖齒先與之約也後得淖齒乃刺而殺之○合璧曰忠

義

之心人人皆有但不激則不奮賈一呼衆應豈臨時所

能

強致○求旨曰賈遵母命刺殺淖齒忠與孝兩全之矣

○章

句曰此一章亦明忠臣不事二君○曰李使過冀見

之

意○李氏曰已上五章明君臣之義

冀缺耕其妻饁之

句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而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註

使去聲饁乃豆切饁

音葉○曰季晉大夫名晉臣文公晉君名重耳冀邑名缺人名耘田曰耨野饋曰饁能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故敬爲德之聚修己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敬也以是爲則而持守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下軍疏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海虞吳氏曰冀晉邑大夫官名疏鉅姓邵○敬相待如賓合璧曰雖在田野夫妻相待如賓客○衷告曰夫妻以情合者也最易放縱鉅持之以敬君子無敢慢之心於此盡露矣○敬德之聚陳氏曰此心存則萬理森然於中古人謂敬德之聚也正如此○西山真氏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詩書言敬之外惟此為最的○合璧曰今邵鉅敬妻如賓可謂有德○衷告曰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從敬之一字中來敬之時義大哉○德以治民即為政以德意○用之合璧曰任用之以治下民○出門如賓海虞吳氏曰出門云云蓋古有此言與夫子答仲弓問仁相類○章句曰則法也謂為仁之法也○下軍大夫軍有上中下上軍上大夫任之中軍中大夫任之下軍下大夫任之○章句曰此一章明士昏禮醮子送女言敬之意○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叔字無**母也康子往焉闔**
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闔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註父音甫從去聲闔音委闕音役別必列切○公父文伯魯大夫名歆其母敬姜也季康子亦魯大夫名肥往謂往而見之闔闔也闔門限也敬姜不踰闔而出康子不踰闔而入故曰皆不踰闔疏國語魯語○叔母謂祖父昆弟之妻無叔字者非○鄭氏曰傳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闔是也○章句曰此一章明男女有別之意○定直按此通上章並明男女有別之意章句以上章為明送女言敬之意者恐近牽強○註其母敬姜也敬姜事見本篇下文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見古列女傳○

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註共音恭○衛國名姜姜夫死不嫁義也奪謂奪其守義之志柏舟之詩曰之死矢靡他是以死自誓也疏詩庸風柏舟其旁衛人謚曰共弟和即衛成公○詩正義曰共伯僖侯

世子名餘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范氏曰衰亂之世注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釋文曰婦人從夫諡○之死矢靡他朱子曰之至矢誓靡無雖至於死誓無他心○蔡人妻宋人

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註

女之母也酌而無醮醮曰醮蓋婚禮贊者三酌壻婦而不醮醮也彼指夫大故謂惡逆遣逐也婦人自稱曰妾聽猶從○疏列女傳○章句曰與之醮猶言與之齊也○禮記曰曰此一章明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意又曰以上夫婦之別○註酌而無醮醮本註曰酌而無醮醮曰醮昏禮贊者三酌壻婦而自酢壻婦不與之醮也○京兆李氏曰主酌賓曰獻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醴醴醴也酌同少飲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註

朱子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得不誅之於此使不得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宿其怨○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心便釋然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疏萬章上○章見舜待弟盡親愛之仁○講述曰萬章疑其當誅以放為過厚孟子言舜不但放之而且封之或者不知以為放也○存疑曰仁人之於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怒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雖有怨而不宿其謂不藏不宿者特因後來為天子不復追念象前日欲殺己之事故謂不藏不宿耳此蒙引說○講述曰怒不平也怨懷恨也○蒙引曰怨深於怒以一可怒之事積之則為怨也○孤白曰放且不為況誅之乎○孟子曰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註孟子曰云云講述曰親愛屬富貴不是互言親對疎愛對忍貴賤異則勢分縣隔是疎之也故親欲其貴其身逸樂不恤弟之困苦是忍之也故愛欲其富○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註中音

孤竹國名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也疏史記列傳第一○標題孤

竹故城在遼西支縣○史記索隱曰孤竹君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諡

也○琅琊代醉五伯夷父名初字子朝中子名達字公望見夷堅志○真氏曰自古處兄弟之變者舜也伯夷也學

者觀聖賢待兄弟之道知大舜不以象之將殺己為怨而忘親愛之心則怨之小者當如何利莫大得國觀夷齊之

相讓則區區土田金帛何足校大舜夷齊亦人而已爾均是人也聖賢之於親親若是其厚而我乃甘心以薄自處

不亦甚可愧乎○章句曰此一章言長幼註朱子曰云云張子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

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義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

盡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

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

四十餘國註為儒遂切盡音合○虞芮皆國名西伯疏詩大

雅綿篇毛氏傳又家語說苑文各小異○綿篇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其生○章句曰此一章言朋友相讓○嘉言

句讀曰讓路若少避長輕避重之類讓畔謂有界畔不相侵奪○詩疏曰入其邑謂入城中○王制曰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又曰頌白者不提挈註曰謂少者代之○士讓爲大夫詩正義曰爲選大夫爲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建安熊氏曰古者任官必推其人才可以爲卿則爲卿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可以爲大夫則爲大夫才止於士者不敢居大夫之位無躁競之風有避讓之實○史記周本紀虞芮人未見西伯皆慙而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抵取辱耳遂還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標題曰虞在陝州平陸縣芮在同州馮翊縣詩傳云平陸縣有間原即虞芮所讓間田處陝州亦有芮城縣乃春秋時芮伯萬所居非文王時芮○益軒先生曰間田之間集成音閑合璧間閑同言間曠之田也○註西伯○曾文王也伯長也文王爲西方諸侯之長故曰西伯

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朱子曰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氏之心

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疏論語泰伯○蒙引曰以己之能之寡能其有也○不自以爲有而若無然多其實也○不自以爲實而若虛然人若以非禮犯之我本直而曲在彼也已亦安然受之恬不與較曲直昔者吾友蓋常服行於此矣○狐白曰至于人之有犯忘其曲之在人而直之在我恬不與之校焉○四書語錄曰上一句就學問上說下二句就器量上說○講述曰是顏子已死曾子追思之言又曰從事言其能爲此事非謂其用功於此也○章句曰此一○章言朋友相資而相愛○定直按章句說好問不能問寡相資也不校相愛也○曾子追思亦相愛也○全章都謙虛不矜人仁愛能容物交友之道莫善焉○於我亦爲大有益○註馬氏名融字季長東漢人著論語註○知義理之無窮云云存疑曰以能問不能四句是惟知義理之無窮欲求盡天下之理也犯而不校是心胸濶大能容得人橫逆之來安受之而不與校也○新安陳氏曰知義理之無窮諒以能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謂犯而不較○觀濶三宅氏曰此章言顏子之接人不矜己善而務取彼能至謙而

能容也此小學所取之正意爾句讀引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者不免過高○孔子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註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

以爲善疏公冶長○直解曰至于既久則習狎而怠忽矣怠忽則必生嫌隙嫌隙既生則交不能全矣○勉齋

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唯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

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

矣○存疑曰凡交初則敬久則玩此恒情也久而能敬人情所難故夫子稱之○張子曰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曰相親與得效最速

○註名嬰徐氏筆精晏嬰諡平仲朱註未詳

右明倫註

凡三十一章李氏曰首十七章明父子之親次五章明君臣之義次四章明夫婦之

別次三章明長幼之序末二章明朋友之交疏長幼之序後三章明朋友

之交李氏以前三章爲明長幼之序後二章爲明朋友之交偶然誤爾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註

惡色非禮之色惡聲非禮之聲

疏萬章下○章句曰言敬也○蒙引曰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淫樂○合璧曰伯夷視聽必出于善○附註曰

此章即實前篇姦聲亂色不畱聰明夫耳不可使之不聞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可有欲視欲聽之心在他入則不

能惟伯夷爲然○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

有澹臺澹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

女音汝澹音談○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朱子曰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減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

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

私可見矣又曰焉爾乎三字是疏論語雍也○講述曰得語助辭聖人之言寬緩而不迫

之往來議論以為心身德業之助○集註曰揚氏曰如滅
明者觀其一事之小而正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
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章言心術通上章而言○
孰能知而取之○章句曰此章言心術通上章而言○
註魯下邑○講述曰武城魯下邑是魯君管下之邑非三家
私邑也○飲射讀法南康胡氏曰飲謂鄉飲周禮鄉大夫
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
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
客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曲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
行鄉射禮讀法則則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
日族師於月吉間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
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于公家者皆是也○動必以正而
無見小欲速論語子路篇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蒙
引曰註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有以自守而無枉
己徇人之私兩句皆說出外來意該得廣○胡氏曰言其
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言其有以自守則非但不
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言因○高柴自見孔子足不
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其全體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

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衛輒之難出而門開或曰此有

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實子羔曰吾聞之君

子不實有問使者至門啓而出註蟄直立切長上聲折音

謂開穴而出蟄虫之藏者方長謂艸木也輒衛君之名難

謂輒以兵拒父時也實孔穴也有問少頃也不踐影敬人

之至不殺不折愛物之至不徑不實守身之至朱子曰不

徑不實無事時可也若有寇盜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

觀聖人微服疏謂家語弟子行及致思篇○本註云不履影

過宋可見也胎卵之時長謂草木發生也○饒氏曰註不履孔

子影其說拘凡與人行即不履其影是敬人之至○章句曰啓蟄

蟲之藏於冬者至春間而出也方長草木初生也家語王

肅註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春夏生

長養時草才不折○衛輒之難已下見致思篇○門衛城

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事見左傳定公十四年哀公二年及史記衛世家○章句曰此一章言威儀○**註**聖人微服過宋孟子萬章上云孔子不說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朱子曰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又云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觀瀾三宅氏曰此章言古人之持身居起動止皆考於禮雖處急遽變難而不敢苟也如是豈非幼子之所當則哉朱子更進一步而說○**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註三妻並去聲復音福○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縮又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疏論語先進朱子曰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兄子妻之○**疏**日論語先進朱子曰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

一日三復蓋不徒吟咏其言而且沈潛其義○翼註曰三復只是屢誦非必一日三次之謂妻之者取其賢非為其

榮妻○子保妻○**註**居南宮史記索隱曰南容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不可為朱傳曰玉之玷缺尚可磨

鑣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所以不廢論語公冶長篇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朱子曰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用

於治朝免禍於亂世○**講**述曰不廢免禍即粘謹言說所謂言足以及興默足以容是也○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也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

此則必能○**子路無宿諾****註**朱子曰宿留也急於謹其行矣○**疏**顏淵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十

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註**衣去聲

志如此則能不以下貧富動其心疏論語子罕旁訓曰非實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上言○本註曰立並立也恥謂愧其不如○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

過人遠矣南軒張氏曰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卑近而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註縕泉著云云勿軒熊

氏曰縕泉著出記玉藻云縕為繭縕為繭鄭云衣有著之稱縕今之新綿縕今之縕及舊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

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正韻貉

似狐善睡○圖解狐○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鵲冠鄭伯聞貉其毛深可為裘

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

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註好惡並去聲鵲音

稱去聲○鄭宋皆國名子臧鄭伯之子鵲翠鳥聚鵲冠者聚其羽以為冠也衷正也詩曹風侯人之篇其語辭疏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杜云子臧子華之弟也十六年鄭殺子華故出奔○又曰聚鵲冠非法之服也○鄭伯合璧

曰鄭伯即其父文公也○君子曰合璧曰當時君子斷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益軒先生曰孝經曰非先王之

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以是觀之聖

賢之訓服在言行之先蓋服者身之表心術之所先見也可不慎而正之乎今人有服之不衷者往往不能保其終

若為士者之服甚過鄙俗及矯服垢穢者且過華飾而做藻繪濃艷炫耀於人目者是皆不稱其身也凡服色之為

繪深成者務要雅素而不粗俗雖少年之人亦當如是而況於老成人乎○詩曰彼其之子云云章句曰彼其之子

猶言彼人○益軒先生曰此非刺子臧之詩唯引用而已○定直按此詩本刺小人服君子之服以非其所宜服故

曰不稱其服子臧之服非法所不宜服亦可謂不稱其服也○合璧曰士人之衣冠言動有不順理皆自取速亡之

也○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

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

邪註

朝音潮歎昌六切亡如字○績緝麻也歎文伯名主

驕故敬姜嘆而責

疏

國語魯語○朝其母合璧曰朝見其

富貴○使僮子備官

合璧曰使汝僮幼之子備數在官○

困學紀聞十云叔文相嘗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

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

織紵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註

語去聲女音汝瘠音寂嚮音向○居者喻之使止也勞

勤勞逸安逸淫淫蕩沃肥饒瘠瘠薄也善心生則嚮義

矣惡心生則不材矣不材疏衷旨曰從己之勞于績而廣言

材由於淫嚮義由於勞○又曰勞逸之分界甚微而

善惡之相去甚遠○不材合璧曰不賢也○章句曰不材

以木之朽惡不成材喻人之不能成人○益軒先生曰肥

地之人財足食給故逸也多○合璧曰以其富而淫也淫

則忘善故多不材○莫不嚮義合璧曰以其貧而勞也○

註居者至止也定直按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

加以紘紼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

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

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註**統丁坎切紘音宏紼音延衣

之垂前後者紘纓之無紼者紼冕之上覆者內子卿之妻

命婦大夫之妻列士元士庶士下士庶士以下則庶人也

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者以貴賤為勞逸之

差也冬祭曰烝績功愆過辟罪也春祭社之時則供其農

桑之事冬祭廟之時則獻其五穀布帛之功男耕女織各效其績逸而有過則治以罪也古之制通貴賤言之疏家語正論解文大同小異疏詩葛覃註紃織五采疏合璧曰古小補韻會統冕冠塞耳者王后親自織玄紃以獻於王疏紃本註曰紃纓之無綫者從下而上不結疏字彙冠冕之繫以組爲之自領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者爲纓疏冠上前後垂覆疏爲大帶合璧曰卿之妻比公侯之夫人又加織大帶不言加者互文以見也疏成祭服合璧曰大夫之妻不特織紃紃大帶全成其夫之祭服疏社而賦事云云本註曰社春分祭社也冬祭曰烝疏合璧曰賦與也至春日祭社之時則各賦之以農桑之事疏衷旨曰自王后以至士庶人之妻莫不勤勞以共其事言己之績爲有合于古制疏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疏註冀欲也而爾皆汝也修猶飭也廢猶墜也先人謂穆伯文伯之父也

胡何也君謂魯君也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也故敬姜懼穆伯之絕嗣文伯曠於禮敬姜語之皆凜凜有法度其愛而知疏章句曰敬姜望其子朝夕修飾己而告己以勞之者與疏無墜其父之業也疏懼穆伯之絕嗣也合璧曰淫逸者必亡疏衷旨曰絕嗣者深痛之辭疏熊氏曰此條吾余敬姜自謂儻子女而爾皆指公父文伯先人謂李氏君謂魯公穆文謚伯字孔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疏章句曰此一章言衣服通前衣敝緼絕章而言疏愛而知勞之論語憲疏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問愛之能勿勞乎疏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疏註簞音丹樂音洛疏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朱子曰簞竹器食飯也瓢匏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疏論語雍也簞以竹編之圓器疏狐白曰以也疏以深歎美之疏疏論語雍也簞以竹編之圓器疏狐白曰以陋巷其言居處之陋疏程子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疏章句曰此一章言飲食

○定直按本章主意只取簞食瓢飲不為心累以實飲食之節而已如其樂之說則宜於論語講求之○觀瀾三宅氏曰定直之說甚得小學正意凡小學所載詩書之語聖賢之行皆當依此說而觀也

右敬身註

凡九章李氏曰首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三章言衣服末章言飲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

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註

娣音弟嬀音圭○衛齊皆國名莊公衛君名楊東宮太子

宮得臣太子名姜齊姓嬀陳姓莊公再娶于陳莊戴皆謚也嬀女弟之從嫁者桓公名完疏左傳隱公

氏曰按衛世家有兩莊公武公之子揚立為莊公蒯聵亦謚莊公此莊公乃武公子生桓公○詩小序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者也左傳杜註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益軒先

生曰按左傳無子之下有又娶于陳曰屬嬀生孝伯早死十二字今小學書逸之註文亦不分明○定直按章句曰嬀

陳姓莊公再娶于陳曰屬嬀戴嬀其娣也其義為明○莊姜以為子史記衛世家莊公令夫人齊女之子之立為太子索隱子之謂養之為子也齊女即莊姜公子州吁嬖人之

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註

嬖音庇好惡並去聲○嬖人幸妾也

疏

吁集成況于反小補韻會羽俱切又休居切王遇切○合璧曰惡其有作亂之漸恐其以賤奪嫡也○哀旨曰

惡之者非有爾我之私實念在宗社故也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

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註

音音

音逸○石碻衛大夫方道也義方即六順納猶實也邪即六逆驕矜高奢侈肆淫貪慾佚放蕩自由也寵祿過盛則

驕奢淫泆而疏謂孔氏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陷於邪逆矣疏謂嗜慾過度泆謂放恣無藝邪謂惡逆之

事○真氏曰石碻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驕奢淫泆者由寵祿之過也

夫寵而不

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註

夫音扶下同矜音軫解上

聲○降抑也憾恨也矜安重也蓋特寵則驕驕則恣橫而不能自抑若強抑之則恨恨則思亂而不能自安自重此必然之勢也

疏言孔氏曰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心難自抑故

言其能然者少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

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註少去聲長上聲間去聲○貴賤以位言少

時言小大以德言淫義以道言淫者邪道義者正道也妨害也陵犯也間離也破亦害也義謂使臣以義行謂行君之義也章句曰加猶犯也淫貪欲也又曰臣行奉君命以行之少而陵桓公之長賤妾本遠而間隔莊姜之親嫡以州吁之新寵而間隔舊嫡之定位以州吁之小而加桓公之

大寵賤妾以及其子是以淫而破義此州吁犯六逆也○定直按孔氏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兄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犯之也句讀於章末取之所謂因事廣言者固佳合璧舉州吁事實作徧犯六逆者恐涉穿鑿然州吁所犯桓公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註去上聲○去猶遠也順即六順效猶習也

逆即六逆速召也言為人臣者當務於去禍不可反召禍也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恃寵弄兵而弗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弑桓公為石碯所誅豈非速禍之明驗乎孔氏曰州吁於六逆則少陵長於六順則弟不敬兄非謂徧犯

疏訓召○其後州吁弑桓公熊氏曰州吁後弑其

殺州吁立桓公母弟晉是為宣公

晉侯伐秦成子受振于社不敬註

康肅皆諡秦晉皆國名

劉康公成肅公會

祫祭肉也社祭土而主疏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晉厲陰凡出兵則宜于社

成子即成肅公劉子即劉康公子本爵也○衷旨曰此而不敬則無敬之時○註祫祭肉也本文祫字左傳作祫社

註曰祫宜社之肉也盛以祫器正義曰周禮掌蜃云春秋定十四年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眾云蜃可以

白器令色白是盛以蜃器故曰祫也○宜于社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本註曰宜出兵祭社之名

○標題出兵之祭名宜吉稱也○字彙宜祭名爾雅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註中者理之本然也動作以事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身言定者靜而復也天地之理人得之以生所謂在天為

命在人為性者也動作禮義威儀各有當然之則聖人以定其性而使弗失也能循是則以養其性則為福順乎

天而吉也不能循是則以敗其性則取禍違乎天而凶也能與不能亦在乎敬怠之間而已矣

疏合璧曰也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此理無過不及故謂之中○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子曰此大本之中也只是恰好處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

義甚精○真氏曰劉氏之所謂中即成湯所謂降衷之衷是所謂天命之性也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

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

能循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

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

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

著於外者言○正義曰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觀瀾三宅氏曰定猶立也句讀割太極圖說以靜而復

解之太誤○章句曰禮謂動作之節文義謂動作之合宜

威謂動作之有威可畏儀謂動作之有儀可象也能不能
猶言賢不肖也○衷音日禮與生俱來有須更離之不可
不敬是無禮也是失其所以生矣故下文取禍福字伴說
○呂氏曰福本自有故曰養禍自外來故曰取○家語辨
物篇邾隱子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
執玉卑其容俯註玉所以聘于主也子貢曰以禮觀之二
君者將有死亡云云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必以亡矣云
云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能者至取禍益軒先生曰大
禹謨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周子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皆是
之謂也○註在天為命云云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
又曰天所賦為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
命物所受為性盡力莫如敦篤故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在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

不反乎註

膳音煩○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敦加厚也篤實
而加厚焉亦敬也養神謂奉祭守業謂務農戎
兵戎膳祭肉執膳受脰皆交神之大節惰謂受脰不敬反
還也君子敬以奉祭小人敬以務農皆養之以福者也成
子以君子逆知其不反其後果卒于瑕疏真氏曰君子勤禮
故劉子逆知其不反其後果卒于瑕疏小人盡力言君子
小人雖異而所當敬則同勤禮者君子之敬盡力者小人
之敬也養神謂奉祀守業謂務農君子勤禮以奉祀小人
盡力以務農則可以保其所受之中而養其自然之福矣
成子君子也而受脰不敬故劉子譏之又曰敬之一言乃
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
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
宿儒傳道之淵信矣夫○益軒先生曰勤禮即養性定命
君子之敬也○觀闡三宅氏曰敦篤謂其於田業日益致
力也非篤實之云也○衷音日小人邊伴君子說○敬在
養神正義曰敬之所施在於養神○又曰宗廟之祭有執
膳兵戎之祭則有受脰○大節合璧曰大禮節也○成子
惰合璧曰今成子受脰怠惰不敬○章句曰惰謂受脰不

敬○合璧曰此去必有敗亡之禍其不反還於家者乎○
註膳祭肉正義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為俎孔碩或燔或炙
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云傳火曰燔祭肉有燔而
薦者因謂祭肉為燔也○瑕晉地○示蒙句解云此章大
抵敬身之事而君子勤禮小人守業而致○衛侯在楚北
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
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
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註衛楚皆國名衛侯名惡文子衛大
楚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名圍免謂免於疏左傳襄公三十
禍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終謂善終○疏一年○衛公在
楚林堯叟註衛襄公朝楚○又曰令尹圍即王子圍○左
傳言於衛侯曰之下有令尹似君矣五字林註似君威儀
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矣○無威儀林註不敬慎其
威儀○不可以終林註不可以善保其終○標題後二年

令尹圍弑郟放自立改名熊虔是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
為靈王○令尹圍又為子比所殺
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
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
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
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註聞音問○此衛侯
問而文子答也令
聞長世謂善名久垂於世也是指君臣而言順是以下若
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是矣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固者安
固不敗也疏實有以威儀望其君意○畏而愛之合璧曰畏其
威而愛其德○順是以下章句曰順猶言由也○合璧曰
從此君臣至士人之威儀皆如此○是以上下云云合璧
曰是以君臣交相敬愛堅固其國
家也○林註上下相安堅固如一
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註

音棟

第○詩邶風柏舟之篇棟棟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

威儀無一不善不可得而簡擇取舍也此蓋借引以爲人

皆不可無疏習邶風邶邶皆衛詩故曰衛詩也○富而閑

欽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借引云云益軒先生曰文子

釋詩與詩本意異斷章取義也言君臣上下盡有威儀而

富盛閑習○衷旨曰引詩言而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註詩大雅既醉之篇

疏意不同○本註攝佐也林註亦同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

也註舍上聲行去聲樂音洛○施用也舍不用也用舍當

儀真氏曰令尹圖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形諸威儀必

有階偏于上者故文子見而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被殺

果不疏在位可畏章句曰在位而正衣冠尊瞻視故可畏

能終疏施舍可愛合璧曰或施而行或舍而藏各當其

理而有可愛○進退可度合璧曰捐讓進退可爲法度○

周旋可則合璧曰行步周旋可爲準則○容止可觀章句

曰容動容貌也止閑靜之時也○德行可象章句曰行於

身之謂行行本於德故曰德行○聲氣可樂章句曰聲氣

若馨效戲笑之類○林註聲爲律可樂○益軒先生曰可

樂者聞之者不逆耳也○動作有文章章句曰文章條理也

林註一舉一動煥乎有文○言語有文章章句曰文章條理也

○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

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

異矣○以臨其下林註臨治其在下之人○合璧曰威儀
非外假也必由心之齊壯中正以出故大學亦以赫喧之
外著本于恂慄之中存○真氏曰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
北宮文子之備者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
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
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
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
之威儀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
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
偏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
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
久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
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
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于中安能
此有

右通論註

通論立教明倫敬
身三者凡三章

疏

石洞書院紀聞饒氏
曰衛莊公一條教以

義方論立教六順六逆論明倫乃立教以明倫劉康
公一條以定命論敬身衛侯北宮文子一條敬慎威
儀論敬身君臣上下至朋友論明倫乃敬身以明倫
○定直按通論通論三者也章句以為末二章並論
敬身恐不然饒氏謂兼論明倫者為優而其於第二
條則只云論敬身恐亦不是示蒙句解以為兼論明
倫者
宜從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五

白雲山志卷五

